

種七十第書叢小火烽

花 火

著 以 靳



版 出 社 火 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843
4202
2

種七十第書叢小火烽

火

花

著 以 靳

種七十第書叢小火烽

花 火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著 者

靳 以

發 行 者

烽 火 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 經 售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 著 作 權

禁 止 翻 印

目錄

我的話語·····	一
五月的話·····	三
關於國旗的話·····	五
上海書簡·····	八
滬戰雜記·····	一六
孤島的印象·····	二二
在轟炸中·····	二六
殘殺之後·····	二九
飛行的劊子手·····	三一
卑污的屠殺·····	三三
五月四日·····	三六
短簡一·····	四〇

短簡二·····	四四
我懷念着你們·····	四七
小城遠簡·····	五〇
「八·一三」·····	五三
「九·一八」七周年·····	五五
憶「一·二八」·····	五七
廣東人·····	五九
走在他們的中間·····	六一
憶羅淑·····	六二

我的話語

我不說一個字千萬里奔波流徙的苦辛，我也不說半句每個人都受到的家破親亡的悲痛；我們總算十分幸運地得以在這個山城相見，讓我們相互地從衷心大聲道着安好。

世外的桃源終是人們空虛的幻想，每個做爲人的動物的記憶上，刻映着慘痛的印象，在敵人殘暴的行徑中，家園被燒燬了，親愛的人們被殺傷了，女人們被奸污了；住在北方的來到南方，住在東方的來到西方，凍餒的侵襲，無妄的災禍，從苦難中逃出來的殘餘者也未保保全一己的生存。不知有多少少年老的和幼小者永遠躺在路邊；他們到了暮年還不能得着安靜的永息；他們纔來和人類相見就遭受也算爲人類的毒害。記憶雖然不是一面遍照四方的明鏡，可是也留得下深淺的輪廓。無論取着任何的角度來窺看，那總有一片鮮紅的閃光——那有血，也有火，還有將來的光明的影子。

將來的光明不會憑空降臨的，我說我們是站起來了，站在自己的腳上，十八個月的時日，我們昭示了并未曾在敵人面前屈膝，而且使他們自己覺悟到速戰速決的狂妄，因之要準備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戰爭，我們的弟兄們已經把血染紅了大半的國土，可是我們要依靠更多的血的灌溉纔能奠定在敵人鐵蹄下戰抖的土地，再使敵人在我們的土地上覆滅。我們要有堅固的支持，纔能使這個民

族復興起來，血是可怕的，可是它能重生新的一代；火是能摧燬一切的，可是它也能把鐵燒成鋼。

在這樣偉大的時代中，我們也深深地感到文章的無用。別人流的是血，供獻的是生命，我們却只能揮動一支筆，我決不苟同那種誇張的說法，以爲一支筆便可掃蕩若干敵人；可是我們却願意沉着地站上自己的崗位，盡一己的全力來吶喊：從峻高的山巔，從江河的邊岸，從飄着大雪的北方，從吹着暖風的南方，從我們自己的地方，從喘息於敵蹄下的地方，從每個僻靜的角落裏，我們帶來了他們的呼聲，使他們的語言，到達更多人的心上。沒有耳朵的使他看，沒有眼睛的使他聽，觸覺和嗅覺更可以幫助人們來感受；可是失去知覺的人，那却在我們感動的能力以外了。也許還關在個人的美妙的精舍裏，他也許只張開一隻眼閉上一隻眼，他甚至於想把這一節血的教訓從歷史上塗去，爲了他自己優美的，怕血腥氣的素質……那我們只得要他靜靜地等待着滅亡。或許敵人不容他從容地思索，一顆炸彈原是想驚醒他，恰巧在他品茗飲酒暢談幽雅的時節，使他的血肉橫飛，使他從此永遠離開這個美麗的世界也未可知。

讓我們肩起這責任吧，從小小的筆尖上，能描畫出敵人的殘暴，軍民的英勇，還有許多值得讚美的和值得痛恨的事蹟。也許有許多正是要說的，有的也許要使你張大眼睛嘆息它的發生。總之在這真的民族的危困時期，我們真的在盡我們的心，採取鐵血的故事，來啓發，鼓舞全民衆的心。

讓我們把力量合起來，向着同一的目的前進，這不只是你的，我的個人間的事，我們的民族將在我們艱苦的奮鬥下再生，永存。

廿八年一月十五日

五月的話

經過多少困難和折磨，費去多少精力和時間，這一期新的「文叢」，恰恰在五月的中間誕生了。五月，屬於青年人的，我們這一代，還只是孩子的時候，就該知道它的意義了。那是恥辱的五月。在稚幼的心裏，早就記得一個呼聲：「誓雪國恥。」

一年復一年地過去了，那恥辱不但沒有洗去，却一件一件又增加起來，恥辱的五月成為多難的五月了。

在以前，我們還能自由地大聲呼號，要自己永遠不忘記，要更多的國人知道；可是後來我們連這點自由都失去了，我們的敵人給了我們傷創，却要我們當做恩惠的賜與。他們要我們記着他們的好心，他們的善意。

是的，我們記住了，真的記住了，這些年來心靈上苦痛和仇恨的擔載一天天地加重了，使我們沒有喘一口氣的餘裕。我們沈默地過着日子，都容忍在心中，終於到了這一天，像火山般地爆發了。

從去年的七月到今天，有多少好男兒的血灑出來，爲了國家，爲了自己；我們不再像一隻馴羊，等待別人的宰割，我們已經堅強地站起來以打擊來答復打擊。

山在搖動了，森林和海都在咆哮了，無邊的原野也以它遠大的潛力起來了；我們再不是忍辱的人，是的，我們再不是懦弱的人。

而今五月又來了，在南方和北方的疆土上，我們和敵人的戰爭正酣；多少家屋毀盡了，多少人們死亡了，多少田地荒蕪了；可是我們有騰沸的熱血，用它來建築我們的堡壘，用它來灌溉我們的田園，用它來洗去我們的恥辱，用它來教訓後生的孩子們。自由的花朵雖然美麗，要是沒有血肉的培植它也只有枯萎的。

五月，那再不是恥辱的五月，更不是多難的五月；那是血的五月，自由的五月，光榮的五月！只有用血寫成的歷史纔能永遠保持它鮮豔的色彩，深深地刻印在我們的心上。讓我們大聲地唱吧！

「……………」

打碎了五月的恥辱的桎梏，
我們是自由的人們，

「……………」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

關於國旗的話

平日官苛民疲，就是一個守分的小百姓，也感到不勝刁煩之苦，生活下去原是不易的，一切非理的繩法更使一個人覺得做人的困難。記得還是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位友人家中，因為只有里口算是租界，便有警察模樣的人挨門查看是不是有一面國旗。友人是一直住在海外的，對於祖國原有一份深厚的熱情，便欣然地應着，隨即捧了出來。可是得到的是不斷的搖頭，說是近經規定，有了一準的尺寸，說着取出一方，布料粗糙，顏色烏暗，隨又說出一個不值得的定價，而且說是官方明令，凡屬住戶人家，必須備有一方。我的那個朋友原是在一個民主國裏住了許久時光，便說了幾句氣忿的話！那個人就更纏住不走，甚至於還說出一套話來，那些話總不外是：「如果你不……便是反……」這時候我從樓上下來了，我明白這些事，勸說着我的友人收了那面規定的旗子，付了錢，於是當着警察晚上來敲門說明天要掛國旗了，他們就把那方規定的國旗用竹竿挑出去。

從此我的朋友夫婦那番熱情稍稍冷下去些，而我呢，也覺得那次印象總不是怎麼完美的，恰巧在一天張出去的時候遭了雨，紅的顏色和藍的顏色混淆不清了，可是他們並不願意再買一方，只是到被通知要懸掛的那天，就把那方規定的國旗挑出去。

在先，關於國旗的印象只如上面我所寫的；可是一次被它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那是在上海抗戰以後，我們的士兵從閘北撤退，只有一支八百孤軍，守了蘇州河北的四行倉庫，在敵人的威脅和包圍之下，那邊有八百顆血熱的心和一方飄揚着的大國旗。我趕着去看的時節，路上已經有許多人，河那邊屋頂上像一個個黑點的是兵士，那一方大旗佔了每個人極大的視野，至少我是那樣覺得。再怎麼樣鎮靜看到那撤退的消息心也一沉，可是那招展的國旗又鼓舞起我的心，我舉起手來搖着，對那些忠勇的士兵致敬，也向着那方孤立的國旗。我的眼漸漸地模糊了，我看到那一片紅——那是紅的血，也是再生的火焰。在浮沉不定的胸間，我像是尋得了一個寄托，我想如果我是一個守旗的士兵，我也將爲那面旗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我不容敵人從我的手中奪去，即是將加以任何的損傷，我也會以我的血肉之軀去拚死維護的。

可是他們終於也撤退了，從此在河的那邊就不再見飄揚的國旗，有的則是紅心的靶子樣的旗幟，那只和將來留待我們練習射擊的。

更有一次的早晨，那是上海成爲孤島一個半月以後了，纔醒轉來，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坐起身，在被皚皚白雪蓋了的屋頂上面正看到許多面紅藍的國旗在晴起來的天空中飛揚着。我的心頓時爲欣歡充滿了，我急急地跳下床看看日曆纔知道那是一個紀念日。記得往年的這一天，並沒有多少人懸旗誌慶的，更是在租界裏的這些店家，我就急忙地披了衣服，向屋頂跑去。我不顧那上面的積雪，跑

到東面，又跑到西面，跑向南面，又跑到北面，我都望到了，高高低低的都是紅藍的國旗，張在旗杆的上
面。襯了白雪，更顯出那鮮明的顏色。爲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些面國旗，我還看到旗下生活着的一顆顆
不甘屈服的心。他們雖然不能多說一句話，可是他們要那些面在風中飄動的旗幟爲他們叫出：

「……我們在等待着，有一天，總有一天敵人會被驅逐出去的，那時候我們要把國旗蓋滿了天，
呵！我們的國旗，我們的國土……」

廿七年五月廿五日

上海書簡

一

× ×：

因為戰線中的一點被突破，爲了避免後路被截斷的原因，我們閘北的士兵起始撤退了。纔聽到了這樣的話，誰也不相信，雖然心中已經想到了那是必然的舉動，嘴裏也在說着我們是絕不會退的，我們是絕不會退的。

自從上海戰事發生以來，閘北的士兵就未曾後退一步。相反地，他們還幾次衝到北四川路，控制住敵人的陣綫。縱然敵人的飛機在那一小方土地把炸彈像雨點似地落下來，實際上的損害仍然是很細微。還幾次聽人說無論日本人怎麼樣壓迫，閘北終將由我們守住，因為我們以閘北爲中心，前進和後退，都可以保住閘北——保住閘北就是保住上海，這個金融，罪惡，商業，恥辱，文化……的中心。在那方負責指揮的長官，也三番兩次地說不必過慮，至少在那一面是可以過年的。

可是終於這個不幸的消息來了，像一個不會提防的驚電打在每個人的身上，於是，在每個人的臉上看見了一道陰影。我們不能埋怨他們，他們並不徒然是無用的悲觀者，爲國家的喜懼而喜懼，原

是每一個人民的應該的，尤其是我們已經認清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唯一的敵人。

在北邊，大火就燒起來了。而且友人傷心地告訴我，說在兩路路局的大廈上，已經飄起了血紅的日旗。那天的天氣極壞，灰沉沉的，濃厚的烟更增重了悲慘的情緒。××，你沒有在這裏，你不會看見每一個行路人是什麼樣子；像自己丟了什麼，低下頭去，倉卒地走着，誰也不再說什麼。

灰黑的天的那邊，日本飛機還是不斷地盤桓飛翔。

可是像更大的一聲雷，說是有五百個士兵佔據了四行貨棧，準備犧牲他們的生命，和進攻的敵人周旋到底。我們是高興了麼？我們是為他們的命運而悲悼了麼？當我和B反復地說到了這件事，誰都避免來看對方的臉。我們的話說得很慢，當着沉默的時候，我看見他的一隻手拿出手絹，那一隻手把眼鏡摘下來……我更不敢抬頭去看，我忍着，忍着……

晚上，東北邊和西邊都燒着大火，西邊燃燒的是周家橋一帶，東北邊則是閘北一面。那火一直燒，不會間斷，我們並不為那燒燬的財物惋惜，使我們關心的却是那五百個人。

怎麼樣來設想呢？他們有足用的食物麼？他們有足用的子彈麼？而在那一隅之地，纔只是五百個人，怎麼樣能來抵住大隊的敵人呢？他們只是一支矗立的孤軍，即使他們的力量極微弱，他們的勇敢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也將倔強地矗立在天地的中間。

過了一天，最後的字也送出來了，一面國旗也送進去了，於是在河的彼岸，在日本旗之中，有一面

我們的國旗高高地在微風中飄揚。在國旗的下面，三兩個守衛的兵正站在那裏。

爲了表示崇敬，多少市民都到河的南岸去瞻仰過了。因爲還可以設法輸入，有許多人送去了食品。在一切絕望之中，這是唯一的閃爍着的火光。我們的整個的心都在想着這火光能照得大，燃燒得兇猛，它會漸漸地成爲一大場火，燒死我們的敵人。

在第三天，我們也去看了。同去的是五個人，C，D，K，B，和我。K已經去過了一次，這一次特意陪了我們四個人。那是下午三點鐘，西藏路的北京路北，已經斷絕了行人。我們朝西去，終於站在聚集着的一羣人之中。朝北望過去，恰巧一段低矮的房屋，不致於遮住我們的視線，就看到那龐大的貨棧。那上面懸了一面大旗，屋頂上還看到幾個微小的人形在移動。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的心中有什麼樣的感覺，我就是凝望着，好像是有一點呆了。步鎗聲和手榴彈聲都可以聽到，遠東一些還起着機關槍的聲音。（到後來纔知道那是因爲日本的汽艇想來經過蘇州河抄襲後路，爲美國駐軍開槍阻止而發的槍聲。）我的眼睛有一些濕潤了，我舉起手來搖着，好像他們也搖着手，可是我還故意顯出我的微笑，我看不出來他們是不是也在微笑着。

人很多，後來者也來爭求立足之地，路原就不大寬，車輛的經過動盪的整個的人羣。我想我們該走了，可是站在身邊的D并不肯移動脚步。我只好還站在那裏，遙遙地表示我們的敬仰。

終於我們還是在投了最後一瞥留戀的眼光之後離去了，向東走了幾步，D和C還想走進鐵絲

網去，却爲巡捕阻止了，我們就各自走回自己的住處。

又過了一天的夜間，砲聲好像要把整個的城市震動得翻一個身，把許多睡着的人都驚醒了。那是砲聲最響亮的一個晚上，好像就打在每一家的屋頂上，也好像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我知道，這是日本軍人所發的，因爲他們已經說過將用任何的方法來進攻——爲了使那五百個人撤退，像是他們把整個的上海都毀壞也不吝惜似的。

以後纔知道就是在那洪大的砲聲之中，那五百個人遵守長官的命令撤退了。說是死守原是無謂的犧牲。爲那五百個人，我們原該慶幸，因爲他們是好男兒，他們不該死，他們該把生命化得更有效用一點，可是爲了上海，我的心只有沉下去，沉下去……

二

× × ×

浦東和南市都有大火燒起來，黑烟直竄入空，把清朗的天攪成陰暗的了。不知道是烟還是雲，遮去了陽光，寒風也及時地吹着。

推開窗，就有煙從窗口撲進來，焦敗的氣味使我感到不適；可是我並沒有關上窗子，因爲我想到了有多少人正在火焰之旁和生命做最後的掙扎。

繼了開北的孤軍之後，南市也有一支軍和仇人做最後的周旋。除開了兵士還有警察和保衛團，他們成爲扼守上海的最末的一支軍。我想你還記得南市那個地方的湫隘的街道，繁密的居民，……可是日本人想不到這些，他們應用大隊的重轟炸機在上空飛翔擲彈，而滬西區的重炮也瘋狂了般地向那裏攻擊。

整個的城市被撼動了，除開了武裝的兵士，那邊還有許多平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擁在接近法租界的民國路上，他們爲強烈的活下去的欲望，等候着一條生路。在早，他們也許捨不得他們的家屋財產，而今知道了死亡就在頭頂盤旋，他們不得不捨棄了一切。他們驚喊呼號，看到每一顆炸彈落下來都起一番騷動，即使知道不會落在他們身上，那一邊還有他們的家業。有許多女人還是爲炸彈着實嚇了的，他們看見有多少活生生的人在那一聲之中成爲多少零散的血肉肢體，她們呆了，只要再看見一個炸彈下來，便神經質地狂喊，還在人羣中無目的地衝來撞去。

這人羣已經有三十多小時麤集在那裏了。他們什麼都沒有，入晚也不移動，任一夜寒露的侵蝕，他們在等待一條生路……

可是日本人的轟炸更兇猛地進行着，三架一組的轟炸機得意地在空中翻飛，他們投過了炸彈還投下傳單。（我想除開日本人誰也不能想出來再愚笨的方法吧？）一顆炸彈會毀壞多少幢構造簡單的房屋呢？而燒夷彈引起來的火不能制止地蔓延着……